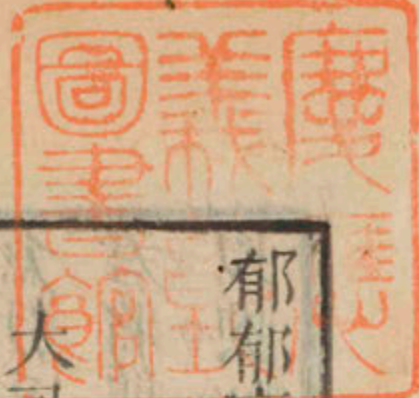




唐

柳子厚



郁郁齋古文析義詳解卷之十三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晉安林雲銘西仲原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敫鞮以昇趙衰周襄王以

叔帶之亂出奔鄭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於王城而誅叔帶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侯問原守於敫鞮對曰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為大夫敫鞮寺人披也界與也陽樊溫原攢茅周畿內四邑名從徑從亡也叙

舊案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上樹霸功也

古文析義詳解 卷十三 問守原議 一 耶下齊

致命諸侯。下。是政不宜謀及媒近。指教以秦王命。本出王賜不可褻辱。以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政體鄭重。虛斷引起。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寺人預政。總論其言。亦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之是非。亦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又根上不公議於朝。四句推出晉原有謀議。且晉之臣。非不得已。而謀及媒近。所以不可為訓。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公議於朝。博謀於卿相之效。進豎刁以敗。私議於宮。獨謀於寺人之弊。則獲原

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謀議疏而不咨。跡其所以敗。乃卒定於內。豎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外而不求。跡其所以敗。乃卒定於內。豎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夫子之冊也。襄王冊。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不可為法。所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衛鞅衛姓公孫氏。因秦寵臣景監。以見孝公。孝公用以為相。卒定變法之令。畜怨百姓。秦以變法失政。弘石得以殺望之。蕭望之字長倩。蘭陵人。素高節。漢元帝立。以望恭顯誣奏。望之召致廷尉使者至。召望之。望之自殺。漢以聽奏賊賢。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況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其害之大。不可救止。正意至此。帶說妙。

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春秋昭十

九年許悼公癰飲太子之藥卒書曰許太子止弑也公

言止不由醫而進藥故以弑君之罪加之宣公二年

欲殺趙盾盾亡未出晉竟趙穿弑靈公于桃園盾反國不公

討賊太史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盾曰不然對曰子公

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欲借

以垂訓即非其罪而罪之亦不為深文也

唐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

子厚之時宦官典禁旅其權最重是篇全為時事起見

借晉文以守原問敦鞫一事層層罪其作俑意謂履霜

堅冰宜防其漸此輩只宜備酒掃供使令若國家用人

行政大節毋論其知與不知是與不是總無問及之理

前面端字是其禍萌後而得以二字是其流毒篇中雖

有許多曲折皆步步承按照應看來是一氣文字坊

一本恣意分截未悉此中出落收縱之妙故也西仲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唐武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

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師韞為御史元

家傭力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慶變姓名於驛

之自囚詣官叙舊案叙事處便見不當誅當時諫臣陳

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刑禮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

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

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議者

以子昂為是為防駁一句已上言陳臣聞

亂故叙舊議臣竊獨過之子昂復讐之議當駁臣聞

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子

當讐而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

讐者死

殺無赦

吏不當殺而殺者死

其本則合

皆所以防亂

其用則異

當禮則專

則專

刑旌與誅莫得而並焉

旌誅無並行之理

誅其可旌

茲謂濫黷

刑甚矣

旌其可誅

茲謂僭壞禮甚矣

果以是示于天下

傳

於後代

趨義者不知所向

違害者不知所立

以是為典

可

乎

旌誅並行則刑禮俱失不可以訓

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

賞罰

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

偽

考正其曲直

刺訊也議罪曰讞誠偽以情言曲直以理言

原始而求其端

訊

復讐之始末

伏下

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

刑禮所以能統於一者以此

應上文其用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

則異句起下

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

師韞之誅獨

則異句起下

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

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

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

上下蒙冒籲呼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

禮

禮記父之讐言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讐不讐寢苦枕戈弗恤弗與共天下也

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

執事者

宜有慚色謝之不暇

以不職

而又何誅焉

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

師韞之誅不愆於法

是非死於

吏也是死於法也

法其可讐乎

讐乎

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

吏是悖驚而凌上也

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此則不當復之讐又不宜旌其可誅

讐始末

刺獻其誠偽考正其曲直

則當誅當旌必居一

焉

此則不當復之讐又不宜旌其可誅

讐始末

刺獻其誠偽考正其曲直

則當誅當旌必居一

焉

此則不當復之讐又不宜旌其可誅

讐始末

刺獻其誠偽考正其曲直

則當誅當旌必居一

焉

此則不當復之讐又不宜旌其可誅

讐始末

刺獻其誠偽考正其曲直

則當誅當旌必居一

焉

此則不當復之讐又不宜旌其可誅

讐始末

刺獻其誠偽考正其曲直

則當誅當旌必居一

焉

此則不當復之讐又不宜旌其可誅

讐始末

刺獻其誠偽考正其曲直

則當誅當旌必居一

焉

此則不當復之讐又不宜旌其可誅

讐始末

刺獻其誠偽考正其曲直

則當誅當旌必居一

焉

此則不當復之讐又不宜旌其可誅

讐始末

刺獻其誠偽考正其曲直

則當誅當旌必居一

焉

此則不當復之讐又不宜旌其可誅

此可以正刑禮之用矣。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此駁其誅旌並行之失。子昂原議之言，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親相讐，其亂誰救？平古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駁原議內所謂讐字之失。仍以上周禮文有罪無罪兩意訓釋，更覺明暢。

調人官名見地官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駁原議內親親之語。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誅者上施于不當受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一往一來曰推，乃復讐。

不除害。不除害止殺讐身不及其子。公羊傳詞止此。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

師韞殺元慶之父，元慶又殺師韞，故謂之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已上將子昂原議意且引經証之所云受誅不受誅，仍是上文。且夫不忘讐有罪無罪二語，此通篇大旨，直貫到底也。

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禮上服孝死義，是必

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

者哉？議者反以為戮讐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已上

慶之行知其當復讐議誅之失甚明駁其編之於今永為國典之請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

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徐元慶已議旌則父讎當復何待？再問然施於百姓相

殺。卽不必誅。亦不必旌。可也。乃趙師韞爲縣尉。則天子之吏。吏殺人而聽復讐。將來爲吏者。必不敢殺人。且殺。人亦必不勝被殺矣。子昂之議。爲防亂計。出於不得已。不知國家大柄。全在禮刑二者。以爲勸戒之用。旌所以明禮。誅所以明刑。豈可施之於一人之身乎。柳州此議。當把韓昌黎復讐狀參看。方見其妙。昌黎亦引禮公羊二說。與柳相同。但謂周官可行。公羊不可行。以爲官所誅。異於百姓之相殺耳。又引周官云。凡報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等語。柳州雖以公羊不受誅之說爲斷。玩其前段所云。上下蒙冤。籲呼不聞。二句。是推究元慶未下手之先。以師韞妄殺之罪。上聞於州牧。刑官不爲伸理。因激而手刃。是與周官所云。書於士。殺之無罪二語。將合。所謂原始而求其端者。此也。况爲治賊虐者。殺無赦。與爲子賊虐無異。則公羊之說。不可行。而可行旌誅。並行。不應爲典。自是確論。西仲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

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事

說苑。引傳。吾意不然。緊接一句。斷王之弟當封耶。周公

言一段作案。其無此事。第一不當封耶。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

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

得爲聖乎。不中不當於理。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

已必從而成之也。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

從之乎。以下俱從天子不可戲。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

二語論斷。第三駁。六 桐葉一 郭郭齋

設未得其當不當二字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
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
也遂成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必以道從容優樂要之歸
大中而已大中應上二字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詞言輔導有素
過而代又不當束縛之使行馳驟之必行使其若牛馬然急
則敗矣制之太急使不可從勢必至於敗壞且家人父子
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言父子之尚不能
勝何況君臣音缺是特小丈夫貌小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
用故不可信應上吾意或曰封唐叔史佚周武王時太成
史尹佚也

之見其非別公之事以不了語作結高絕按史記晉
世家唐叔虞武王子武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
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
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滅
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
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
戲言若猶汝也

題目既是箇辯就當還他一箇辯體此篇先以當封不
當封二意夾擊見其必不因戲行封次復就戲上設言
戲非其人何以處之則戲不可為真也明矣然後把天
子不可戲五字痛加翻駁以王者之行止求至當不妨
更易而周公當日輔導正理不但無代君掩飾其過之

事亦無箱制其君若牛馬之法則以為天子不可戲有
 戲而必為之詞者非周公所宜行又明矣篇中計五駢
 文凡七轉筆筆鋒刃無堅不破是辯體中第一篇文章
 西仲

事亦無箱制其君若牛馬之法則以為天子不可戲有
 戲而必為之詞者非周公所宜行又明矣篇中計五駢
 文凡七轉筆筆鋒刃無堅不破是辯體中第一篇文章
 西仲

捕蛇者說

柳宗元

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黑體觸草木盡死以

人無禦之者伏下死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

癰腫去死肌殺三蟲腊暴乾也餌藥餌也癰腫手足

氣不至之死肉三蟲三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

戶蟲也○絕妙藥材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

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求之人爭奔走焉當其租入四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問其捕則曰吾祖死於是

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

甚感者寫出最苦之語以起下文句法至學檀弓泰

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
如若汝也言改汝捕蛇之役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
如復汝輸租之賦以免其死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
犯死捕蛇乃以為幸更役復賦反以為為不幸此豈人之情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
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
而鄉鄰之生日感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以賦號呼而
轉徙飢渴而頓踣以窮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
死者相藉也也○以徙而死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
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

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此段
為捕蛇之役則久已病之說○寫鄉鄰三世悍吏之來吾
鄉則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謹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
焉鄉鄰受追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
臥蛇存謹食之時而獻焉小心養食俟其時退而甘食其
土之有以盡吾齒其天年○以獻蛇後得大自在蓋一歲
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
是哉言吾犯蛇毒而死者一歲只有兩次非今雖死乎此
北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今吾雖終死於斯
役比吾鄉鄰被重

賦而死者已在後矣。安敢怨其爲毒而不爲此。○此段明捕蛇之不幸。未復賦不幸之甚之說。不敢求更是役也。余聞而愈悲。前悲只是悲蔣氏。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孰知二字罵盡當時滋事者。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作說之意。

按唐史元和年間。李吉甫撰國計簿。上之憲宗。除藩鎮諸道外。稅戶比天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者比天寶

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是民間之重斂難堪。可知。而子厚之謫永州。正當其時也。此篇借題發意。總言賦斂之害。民窮而徙。徙而死。漸歸於盡。凄咽之音。不忍多讀。其言三世六十歲者。蓋自元和追計六十年以前。乃天寶六七年間。正當盛時。催科無擾。嗣安史亂後。歷肅代德順四宗。皆在六十年之內。其下語俱有斟酌。煞是奇文。西仲

子之明夷。正蒙難也。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書曰正士謂箕子也易明夷其六五箕子之明夷夷傷也言六五以宗臣居暗地近暗及天命既改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大人之道一。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受聖也。大法謂洪範洪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蒸洪範發之於禹箕子及封朝鮮推道訓推衍增益以成篇數。大人之道二。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辟夷為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民犯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國民飲食以蓬豆為可貴率是大道藁於厥躬天地北仁賢之化也。大人之道三。

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篇首大人結過。三大於序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應上文不為不忍二意而推其一時之用心蓋蒙難是乎箕子意中事至授聖及民二者皆為奴時意思所不到故又補此一段以見仁人無一念不為社稷宗廟計也若有意待周則忘君苟免之徒耳何足取乎此處極有斟酌皆未經唐某年作廟汲郡為河南衛輝府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謨宗祀用繁夷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

之仁道。會隆汗。

頌其為大明。皆在躬。不陋為奴。行讓居禮。

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

有德者原不非死。非去有。

懷故都。

異於時訓。而伸卒為世模範。

洪易象是列文王為。

徒。

與文王俱。列明夷卦。

大明宣昭。崇祀式乎。

儒。

自言作頌。

頌廟。

古闕頌辭。繼在後。

〇〇〇

殷之三仁。却有三般作用。夫子亦未明言其所以然。但。

微比之作用。易見。而箕子之作用。難知。即後來作洪範。

封朝鮮。皆非蒙難時所能預知。且與殷無干涉。雖列於。

易象。其一段佯狂苦衷。總無處討。思欲撰此等文。又。

拋不下。作洪範封朝鮮二事。細思篇中最難安頓。看他。

提出大人來為客。先把正蒙難一道。帶出法授聖化及。

民二道。立個冒頭。隨點出仁人來為主。因撇開比干。併。

命微子存祀二道。認他脚跟。然後把他畢生事業。段段。

分應大人之道。訖。即從其不為微子比干處。推出他當。

日用心。全在殷將亡未亡時。希冀萬一。則仁人之苦衷。

畢現。其布置甚費幹旋。坊本或只摘出末段。可謂不善。

讀古者矣。

柳宗元

鄧邦述

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患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患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設一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邪。又言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已上言居館下不可。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韓引孔子齊太史左氏馬班陳壽王隱習鑿齒崔浩范曄魏收宋孝王等以為作史受天刑之証。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

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辯所引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辯所引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檢歛東崔浩沾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四何辯所引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辯所引其餘皆不出此。指齊太史原不以史故而受天刑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總結上文

人禍天刑之說凡言一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韓書云唐有太文武之事不可勝數豈一人能紀而傳之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駁他一人不能紀傳之語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若一人肯任其事則人人自不然徒信人日語每每異辭韓書云傳聞不同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轉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摭其自然而不沉沒但信人口傳將來必致亂雜不一果有志

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駁他非必督責迫蹙令作史不可以一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人不能自諉如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韓書云草草作傳記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稱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果甚可痛哉總承上文盛稱韓公負史才而惜其不為史把二百年來大事及同時君相一併扼腕晚沉痛欲絕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勉其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何以云行且謀也駁他行且謀引去之在館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

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韓書云今館中非無人後生可畏又駁其不應為是語攻擊不遺餘力
林西仲曰凡在史館未必人人作史但史才難得以韓退之而不為史誰當為者玩其與劉秀才書言史不易作之意雖未盡非至以人禍天刑為懼則不可訓孫樵云為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澁於其間其書可燒也此數語方是正論柳州拏定不作史不宜居館下一句作主而以人禍天刑細細翻駁復為作史設策於不易作中尋出庶幾可作之法末以退之自諉為唐史之慮且為天子宰相痛惜正所以深情退之也筆力奇橫極矣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辱書云欲相師全篇以此字發議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原無為師本領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繼踵問乃幸見取以來書僕自卜固無取不自相許可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師不易為眾人師且不敢况敢為吾子師乎。為有才者之師尤不易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自輒譁笑之以為狂人時俗如此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憎與為言詞

愈是以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音朔
為師者果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恠也引起僕往聞庸蜀
不容於時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
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
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
以為蜀之且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已病乎勢必又
聚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
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恣怪於羣自以名聞取怒乎
已上言今世無師不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
敢為師以取恠於人

增脚氣病漸不喜聞豈可使呶呶者早暮沸吾耳搔吾心則

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

師耳此段申上文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

是聖人所允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

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

子冠畢應之者咸撫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

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為

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命師稱人為師而從之也

意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

意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

爲師亦何所增加也。亦不待求師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應首而又畏前所陳者。應前其爲不敢也決矣。此段欲令取其實而去其名。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

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

此段言前

所陳皆明道之文既蒙見取益可自信以起下文爲文章之說

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

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

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

作之懼其僂蹇而驕也。心與氣並用於文抑之欲其奧揚之

欲其明。無輕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無怠激而發之欲其

清。無昏固而存之欲其重。無矜氣以六此吾所以羽翼乎

道也。此段言爲文用意之至本之書以求其質。一定本之詩以求其恒

不易本之禮以求其宜。當然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是非本之

易以求其動。變化之端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此段言明道根本於五經以採其精
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此段言為文旁通於諸家以備其美
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以所得之餘，剩相告。荷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同用功則交相益。
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拾遺。嗚呼！惟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此段欲以文相印証，聽其觀擇，彼此交益，無命師之名，而有得師之實，以免流俗之譏笑。卷舒作結，力逾扛鼎。

林西仲曰：師雖不載於五倫，然於人有相成之益，則功在朋友一倫之上。稱其徒為弟子，則分在父兄兩倫之列。檀弓以事親事君事師並稱，謂親生之君治之師教之，其有賴於人一也。乃古人有師，後世無師者，其故在古人從事於道德，今人從事於文章。古人以道德自治，其甘苦淺深皆有明訓。今人以文章應世，其優劣取舍本無定衡，所以不同。如此若論明道之文，是合道德而為文章，別有單微一路，非藉師資無以自致。是書論文章處，曲盡平日揣摩苦心，雖不為師而為師過畢矣。其前段雪日冠禮諸喻，把

末○世○輕○薄○惡○態○盡○底○描○寫○嘻○咲○怒○罵○兼○而○有○之○想○其○落○筆○時○因○平○日○橫○遭○齒○舌○有○許○多○憤○懣○不○平○之○氣○故○不○禁○淋○漓○酣○恣○乃○爾○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儲積蓄也僕始聞

而駭初念中而疑轉念在人意中者終乃大喜再轉念此語蓋將

弔而更以賀也。駭疑其可弔道遠言略猶未能究其狀。

若果蕩然泯然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

意外の上作冒頭是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

望也。今乃有焚燒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不能樂而脂膏

澹澹之具或以不給澹澹米泔也體內則澹澹以滑之脂膏以膏之謂調和飲食也○不給勤

五是以始而駭也。此段解所以駭之故。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

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
 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
 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濶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
 故中而疑也此段解所以疑之故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
 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
 他焉負才不遇原無別故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
 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
 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人雖知之皆不敢言一出口
 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人雖言之皆不見信僕自貞元十五年見

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
 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已雖知之亦不敢言及為御史尚書郎自
 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
 稱道於行音杭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已雖言之亦不見信僕良恨修已
 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嘗與孟幾道孟簡
 道言而痛之痛參元有積貨終於不遇而已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
 眾人之疑慮舉為灰燼黔黑其廬赭赤其垣以示其無有
 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
 祿之相吾子也祝融回祿皆火神相助也相子奇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

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譽字有而彰之期而彰

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

策以試諸上定爲甲乙之科慄懼也不使壞其廉名雖

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蓄縮謂畏忌世嫌於茲吾

有望於子可取是以終乃大喜也此段解所古者列國有

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左傳昭公十八年

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亡也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原不

故將弔而更以賀也又解弔而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

又何闕焉應上養樂二字

薦引士類惟在至公貧者未必皆賢富者未必皆不肖

然亦貴自取於廉言方見信而世之夤緣倖進者非貨

賂不能則瓜李之嫌又不容不避矣是書以聞失火敗

弔爲賀立論固奇其實就俗眼言確乎不易若文之縱

橫轉換抑揚盡致令罹禍者破涕爲笑則其奇處耳西

仲

卷之二十三 愚溪詩序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在永州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
府城外源
○溪之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
○或曰可
去路
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
○溪有能更奇○先說溪
子以愚觸臯謫瀟水上
○憲宗朝宗元坐王叔
愛是溪入二
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
○愚字是一篇主腦點出不費力
言其家於此方與是溪有干涉
有愚公谷
○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問曰是為何谷
○愚字本非美名引古以見為溪名非
○今子家是溪而名
○出自已創百忙中能捕此句筆力雄大
莫能定士之居者猶斷斷然
○言相爭不決也
不可以不更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在永州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

○溪之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

去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

子以愚觸臯謫瀟水上

○愚字是一篇主腦點出不費力

有愚公谷

○愚字本非美名引古以見為溪名非

莫能定士之居者猶斷斷然

不可以不更

愚溪詩序

也故更之為愚溪。已上言以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邱

第二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第三

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

為愚溝。第四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第五愚池之東

為愚堂。第六其南為愚亭。第七池之中為愚島。第八嘉木

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八愚之外尚有木石

之類皆名為愚也。自愚溪生出許多夫水智者樂也。今是

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無利世又

峻急多坻。小坻石大舟不可入也。之器幽邃淺狹蛟龍

不居不能興雲雨。權有力者亦不亡以利世而適類於子

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此段忽將溪來洗甯武子邦無

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而為愚者

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予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

愚者莫我若也。是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而

名焉。此段又將愚字洗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

瑩秀徹鏘鳴金石。有文墨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

去也。根上無所以利世句轉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

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根上真愚來轉入以

卷之三 二十五 愚溪序二 鄒鄒齋

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達昏然而同歸超鴻蒙元氣也一云海

氣混希夷老子聖之不聞名曰夷寂寥寂靜而莫我知也此

只見一片愚境不辨其為於是作八愚詩記於溪石上

八愚結句適健於是作八愚詩記於溪石上

本是一篇詩序止因胸中許多鬱抑忽尋出一箇愚字

自嘲不已無故將所居山水盡數拖入渾水中一齊嘲

殺而且以是溪當得是嘲已所當嘲人莫能與反覆堆

駁令其無處再尋出路然後以溪不失其為溪者代溪

為解嘲轉入作詩處覺溪與已同歸西仲

化境其轉換變化匪夷所思

送僧浩初序

柳宗元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游平日

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

序不斥浮圖近時如此由病而嘗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

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與然不與孔子異道有合

於儒處不可斥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

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好儒者原不

曰以其變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變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

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止論其道不當問何處

送僧一

浮圖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
之故。吾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
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
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
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於浮圖言有
取有不樂非
一味偏好。已上自
疏其嗜浮圖言之故與其人游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
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閒安者爲多。吾病世之
逐逐然惟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
圖游以此。舉世愛官爭能舍浮圖無可與語非無
故偏好已上自疏其與浮圖游之故今浩初閒
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惟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

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
韓之言而逐逐然惟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此段纔
是送浩
初通篇議論布勢至此語語
相應如疾風捲簾奇快無比李生礎與浩初又善。綴前李生
礎來句
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綴前退之
寓書句

林西仲曰韓退之佛骨一表孟簡一書俱在禍福上論亦
就世俗之見而言耳。至原道篇言樂而君臣去而父子禁
而相生相養之道以爲佛罪其意謂大段已失縱有合於
儒處總不足問非全不知佛理也。子厚細細分別還他一
個是非可謂持平之論。又以世人營營名利浮圖多樂山

水嗜閒安。放謫之餘。無可與語。因與之游。即退之貶潮州。稱大顛。能外形骸。以理自勝。相與往來之意。亦非去儒以從其教也。二公良友。責善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均以不詭於儒為主。今人茫不知儒為何事。粗記數篇爛時文。僥倖主組。多行不義。晚歲怵於因果報應之說。佞佛求懺。反訾退之不知佛理。或睥然不顧。口饜梁肉。斥人茹蔬。家羅黛脂。斥人耽寂。自以為無排異端有功。聖學因病子厚之失。正此孔門所謂無忌憚之小人而已。故惟有退之之見。然後可以闢佛。有子厚之見。然後可以嗜佛也。

送薛存義序

二百三十七言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

舊註朝親

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

江之濱。飲食之。

為之祖道

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

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

二句是發議主腦

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

一。儲乎吏。

指官俸

使司平於我也。

所以為民之役

今受其直。怠

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

取民財

何使傭一夫

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

其黜

怠罰

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

不同也。

格于分

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

如何消受得民之直

有達於

理者得不恐而畏乎。以理當黜罰也。已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是不怠其事而為民司平者。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已上言有義。義盡史職。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朝觀正當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追送之意。考績之時。林西仲曰。河東子厚故里。零陵即永州屬邑。是兩人生同地。而仕同方也。故送行之語。前規後頌。分外真切。玩天下皆然四字。又把同時無數墨吏盡行罵殺。奈墨吏亦有恐而畏者。仍不在理。而在勢。恐不盜則黜罰立至矣。一笑。

永州新堂記

柳宗元

將為穹谷嵒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搬運山石溝澗

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

之狀。咸無得焉。新堂在州治內。故從郊邑之中。發義。勢口突出。全用莊子。肱僂篇。起手之法。逸

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用天地人三

轉人本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九疑山名。有九峯。皆相。似。故名。麓山足也。其始度土

者。書。惟。荒。度。土。功。環山為城。着此句。則下文石。有石焉。翳於藥草。

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

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花貌。卉。草之總名。大理。翳。蔽也。奧。深也。虺。蛇屬。葩。

沒章公

永州刺史

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

點出政事為未

望其

地且異之

始得見之

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

既焚既醜奇勢迭出

除草曰芟積聚其草也丘如蠲之瀏如

積之草也醜疏其已清之流

清濁辨質美惡異位

非復翳伏亂雜

也○始得至其處而治之

視其蓄則溶漾紆餘

蓄水

溶安流也漾水搖動貌紆曲也餘統也○泉出矣

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

或立或什竅穴透邃堆阜突怒

透曲也邃深也○石出矣

乃作棟宇以

為觀游

叙出新堂

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効伎於堂廡之下

在堂近得此勝上文分觀之此則合觀之也

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開厠隱

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

譙門城門上樓以望敵者新堂

表郊邑中故云譙門之內○在堂遠得此勝應上文環山為城句○敘荒蕪處便似個荒蕪境界敘修潔處便似個

修潔場所可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

贊賀

謂文中有畫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

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

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

根望其地且異之句公之釋惡而取美

豈不欲除殘而佑仁

根美惡句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

貪而立廉

根清濁辨質句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

根作棟宇以

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

為觀遊句指堂廡之下

山原林麓之觀歟指譙門之內將使繼公之

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

結上知公之志句

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

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刺史稱二千石楷式也儒行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

此記與諸遊記不同諸遊記皆以探奇尋幽得之而此

則得之州治之中郊邑之內者也故先以郊邑之難得

喚起次以永州本有而埋沒韋公除治而出頭歷叙一

番俱屬正格但既為永州刺史作此自不得不以政治

點染在內舊本病其稍落俗調然細思不如此洗發直

無可任手處非苦心此道者不知也

西仲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自予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

憂謫畏譏之意

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

借以自遣叙好遊來歷

目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

惟石之遠不到

州之山無不遊

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

遊之興無不盡

以為凡

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獨遺此山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

點出西山

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拔援

點出宴遊

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

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遐隱
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盡山然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
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
者游而不知其所窮盡山之趣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
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
形釋與萬化冥合盡遊之興醉字歸字與上文相應然後
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未始與始字故爲之文以志
林西仲曰全在始得二字者筆語語指畫如畫千載而下
讀之如置身於其際非得遊中三昧不能道隻字

一 鈞鉤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得西山

在水州城西瀟江之游

後八日

伏下不

尋山口西北道二百

步又得鈞鉤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

鈞鉤潭在西山

之西湍波流澌洄之貌浚深也魚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

以通魚之往來者

叙邱所自出

生竹樹

伏下嘉其石之突

梁之上有邱焉

點出邱字伏下

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

高聳貌

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

衝向也

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

分寫石之奇此邱之勝全在於

亦書于石邱之小不能一畝

可以籠

籠籠包舉也如而有之

重石也

卷之十三

卅二

小邱記一

十

邪邪齋

私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
 甚便得之予隣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
 甚易夕賞之甚至此段為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艸伐去惡木烈
 火而焚之荒治其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勝成其由其中以望
 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廻巧
 獻伎以効茲邱之下其趣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
 潛潛水同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
 與心謀謀得其趣四個與謀字面從考工記進則與馬不
 而旬十日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先自

噫以茲邱之勝致之豐鄠鄠杜

皆唐京師之地俱屬

邑鎬今長安縣鄠今

則貢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

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天漁又或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

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

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終為邱賀無限感慨

子厚遊記篇篇入妙不必復道此作把邱中之石及既
 售得之後色色寫得生活尤為難得末段以賀茲邱之
 遭借題感慨全說在自已身上蓋子厚向以文名重京
 師諸公要人皆欲令出我門下猶致茲邱於豐鎬鄠杜

之間也。今謫是州，為世大僇。庸夫皆得詆訶，頻年不調。亦何異為農夫漁父，所陋無以售於人乎？乃今茲邱有遭而已，獨無遭賀邱，所以自卑，亦猶起廢之答無健足。涎頽之望也。嗚呼！英雄失路至此，亦不免氣短矣。讀者當於言外求之。

西仲

蘓子美滄浪亭記云：予游吳，仲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三向，皆水，帝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予受而裴回，遂以錢四万得之。洪容齋云：鉅鎗滄浪二境，絕無此至，於人素不售，安知其後率為名人賞踐如滄浪亭者？今為韓勤王家所有，價直數百万矣。但鉅鎗復埋沒不可識，士之處世遇其遇其本如是哉。

弘嘉元年甲辰正月十一日誌于舟中，南來軒長福村人良。

四十八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西山，在府城西，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總叙其

西山尋之，無所得。分叙撒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

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櫟櫨之形。垠崖也，神

睥城上女垣也，梁欂屋棟，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

也。山以小石城名者，以此。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

黑塢，小障也，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

已。見如此，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

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登望之所見如此下，文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設

似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
意一售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
施設非其地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造物者之有意
又似無意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
此間一丁落
乞代夫因疏
昔、同、

柳州詳記多措此篇止畧叙
數語便把智者施設一句生出造物有無兩意疑案蓋
厚遷謫之後而楚之南實無一人可與語者故借題發
意用寄其以賢而辱於此之慨不啻一列論也西仲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以農公刺潭三年點潭因東泉爲池點東環之九里池之大邱

陵林麓距其涯在池坂島洲渚交其中在池內其岸之突而

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岸水涯之高處也此

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幸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

氏曰簡一十三字爲堂而居之點戴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

艦縻艦與波上下遠轉其堂所見以其就之顛倒萬物遶廊

眇忽登其堂所見以其樹之松栢杉櫨立之岸被之菱芡芙

蕖鋪之水鬱然而陰松栢榮然而陽菱芡凡觀望浮游之美

似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
意。一售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
施設非其地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造物者之有意
又似無意。不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
而多石造物者之無意又似無是二者予未信之人知其
語不知上而借或人之言一自負一作不了
罵人若不如如此用虛筆便鈍置矣

柳州諸記多描寫景態之奇與遊賞之趣此篇止畧叙
數語便把智者施設一句生出造物有無兩意疑案蓋
厚遷謫之後而楚之南實無一人可與語者故借題發
意用寄其以賢而辱於此之慨不可一例論也。西仲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以農公刺潭三年點潭

因東泉爲池

點東

環之九里

池之大邱

陵林麓距其涯

在池

坂鳥洲渚交其中

在池內

其岸之突而

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

岸水涯之高處也此可以爲堂者○特寫

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

氏曰簡

一氣讀

爲堂而居之

點戴

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

艦縻艦與波上下

遠矚其堂所見以其

就之顛倒萬物遶廊

眇忽

登其堂所見以其

樹之松栢杉櫨

立之岸

被之菱芡芙

蕖

鋪之水

鬱然而陰

松栢

榮然而陽

菱芡

凡觀望浮游之美

專於戴氏矣。下。有萬鈞之力。○已上記事畢。戴氏嘗以文
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
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應上有離世之實。好孔氏書旁
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與上
道之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
易而得哉。應上宜有此之實。○已上將上文非離世樂道地
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闊而廣堂不待飾
而已矣矣。地以人重為山水與堂幸之。○戴氏以泉池為宅
居以雲物為朋徒據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

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人得地助將來受益當不止此又
賢言既頌其內。又揚於時。行。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德
既充積而著聞必將見用於世則地不能留人人不能忘地
不得不因幸極而懼也。○已上記載氏既居是堂之後其離
世樂道另是一樣景况進。君子以弘農公刺潭得其政。此處
一層說此意決不可少。政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事
干戴氏堂也見公之德。時中不可以不記。農公結極為周匝
林西仲曰東池之勝佳堂之勝尤佳戴氏之為人又佳故
段段寫得如許出色然看來寫東池寫堂寫戴氏處總是
借此寫弘農公也開口說弘農公刺潭為池授戴氏為堂

其意以為若無公即無池且無堂併無戴氏矣中宮戴氏
 得公之選先言賢者之舉必以類則戴氏之賢正公之賢
 也末補出刺譚得其政句因以得勝得人為公之德不可
 不記是全全歸到公身上則記端為公作於此可見其行
 文周到完密段落井井不可多得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封叔名瑾子厚妹婿也陳宇空有梓人欵其門願傭隙

宇而處焉梓人即木匠欵叩也陳宇空所職尋引規矩繩

墨八尺曰尋十丈曰引皆所以量度也伏下專其心智句家不居礪斲之器礪斲石

鋸斧斤之屬伏下捨其手藝句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

圓方短長之宜尋引規矩繩墨二事皆用得著吾指使而羣工役焉礪斲

自已却捨我眾莫能就一字合眾工之能以為能故食於官府吾受

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以其能異於眾故他

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

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貪祿應上受祿嗜貨應上收直且求他工數語正見其不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之意以前後不便叙人故作側勢出之此運筆之巧處坊評或謂布景或謂生波皆不知文中三昧也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委蓄也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刃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度材矣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莫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指使而羣工役矣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視棟宇之制高

深圓方短長之宜矣既成書其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眾莫能就一字故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園視始終周視也。已上細叙梓人之能用曲筆初見而問繼見而笑三見而駭無數波瀾看來又是一氣滾下此文中三昧也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照不居藝專其心智。照所職尋引而能知體要者歟。以其善度材視棟宇之制而歎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又以其役羣工而歎之。勞心根上心字智者根上智字惟專其心智所以能用羣工之手藝文雖三疊實一氣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也轉

入正意以其事之相近。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
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
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王都中
自下而
上之人，外薄四海。薄迫也。有方伯連帥。禮王制千里之外設
方伯又十里以為連
帥，有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
嗇夫版尹。漢制鄉小者制嗇夫以就役焉。王都外自上而
一人版尹掌戶版者。猶眾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應上羣工受
役於梓人。彼佐天子相
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
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應上梓人
持引杖度

材會衆工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

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

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應上梓人畫宮盈尺
而構大厦無進退

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

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

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應上梓人進退
羣工皆得其宜

及不居尊，斷不理，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頓此句段
落方稍變

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

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

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
執用者不列也。應上梓人以姓字書上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
而已矣。必如此纔算得做相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
書爲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自
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
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
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
無所成也不亦謬歟。總反總應其意重在不知大體奪衆工之長以佐其藝讀至此愈知不理
脉是一段非布景生波閒話也。已或曰彼主爲室者倘
上六段皆言梓人之道與爲相同

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詩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言築室而與行余曰不然夫繩
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
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故而就圯也則卷其
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
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
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道不行則當去若貪祿自屈則不能辭貽誤之罪梓人與相無二理也。已上又補出梓人不見用不宜自屈苟就之意其不言爲相亦當如此者以去就之理易明不比上面數段若一涉筆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
便鈍置矣此處曲筆妙

之。總收上文。言所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四字出考工記。言審察五材之曲直及方面形勢也。今謂之都料匠云。解梓人二字之義。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以姓名結之。

相臣貴知大體而大體在于識時務善用人。天下之治亂安危。即相臣所以為能。否非可以才藝見長也。陳平不對決獄。丙吉不問殺人。雖未必能盡為相之道。第其言頗得不親小勞。不侵眾官之意。實千古相臣龜鑑。是為借梓人能知體要。痛發其通於相業。段段回應。筆筆曲盡文中。亦有規矩繩墨者。史稱其善於文。且以是篇與郭橐駝傳均贊其文之有理。洵不易之評矣。西仲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背脊高起。伏行。有類橐駝者。

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佳駝。名我固當。相類。因捨其

名。亦自謂橐駝云。已上叙名。號來歷。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叙居

應上文鄉人二字。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以樹

伏下文長安二字。及賣果者。以樹治生。皆爭迎取養。迎取駝於

人。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既活之後。其樹大而盛。

多所以利賣果。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已上叙其業

故下文分言之。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

類乎與愛以害之憂以譽之其弊相同以他植者爲比也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收句有力已上因種樹而論官理之道

林西仲曰政在養民卽唐虞不廢戒董以其能致民之性也後世具文煩擾而民始病郭橐駝種樹之道若移之官理便是居敬行簡一副學問卽充而至於舜之無爲禹之無事不越此理然前段以種植之善不善分提後段單論官理之不善但云以他植者爲戒不說以橐駝爲法蓋知古治必不易復省一事斯民間省一擾卽漢詔以不煩爲循吏之意非謂居官可以不事事也細玩方知其妙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雙不見人眼崖際也雙遠也言邊塞之

人不見河氷縈帶羣山糾紛縈帶縈繞如帶也糾紛難辨

今慘悴風悲日曛曛無光也蓬斷草枯凜若霜晨蓬草盡枯終日

之間皆如鳥飛不下獸挺走亡羣鳥無所得食獸無所藏

一定地名開手寫一番戰場是古來戰鬪死亡之處原無

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借亭長言出題方是向常覆三

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亭長言止此常覆三軍四字是一

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總弔吾聞夫齊魏晉

方是弔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

戍守邊卒也。戍，荆韓召募。召募，以財。萬里奔走連年暴露，
 既遙暴，沙草晨牧，河兵夜渡。晨則牧馬，夜則渡河，地濶天長，不知歸
 路。家不知，寄身鋒刃，膈臆誰訴。身不可保，膈臆意不泄也。此段言秦漢之先，列國爭戰，
 雖在中原，其秦漢而還多事。四彝中州耗斁，耗損教，無世
 可悲已如此。秦漢而還多事，四彝中州耗斁，耗損教，無世
 無之。總言秦漢以後，古稱戎夏不抗王師。自古天子以文
 中夏不敢抗拒王者，文教失宣，武臣用奇。而用奇，奇兵有
 之師，以王師用正也。文教失宣，武臣用奇。而用奇，奇兵有
 異於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為。此段言所以，嗚呼噫嘻，吾想
 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漠，沙漠之地。伺，偵候也。北風振漠，
 伺察主將驕敵。驕敵，便是主將之期門受戰。期門，將軍衛之
 其便。主將驕敵。驕敵，便是主將之期門受戰。期門，將軍衛之

蓬臨期門，野整旄旗，川迴組練。迴，環繞也。組，組甲，成
 以受戰。野整旄旗，川迴組練。組，組甲，成
 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四句言其，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
 相搏，山川震眩。主客合圍而相擊，則金鼓聲析，江河勢崩。
 雷電。言其交戰未覆。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凜冽，寒
 雪沒脛，堅冰在鬚。鷺鷥休巢。鷺鷥，鳥名。休巢，休於
 也。脚脚行不進。繒纈無溫，墮指裂膚。繒，帛之粗者。纈，細者。日續，續音臍之
 貌。言皆畏寒也。繒纈無溫，墮指裂膚。繒，帛之粗者。纈，細者。日續，續音臍之
 當此苦寒。頂上八句。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
 截鐙重。鐙，重載。橫攻士卒。二句言剪
 二句言被。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窟，穴也。無貴無賤，
 剪屠之甚。

同爲枯骨可勝言哉言自窮陰凝閉句至此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慙也此句承上三句來言對而接戰之時既無戰降矣哉終身簪狄戰矣哉骨俱生死定在呼吸以起下文此句承上三句暴沙磧也音小石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音蕭蕭魂魄結兮天沉沉音沉沉鬼神聚兮雲幕幕音幕幕慘也音慘寒兮草短月音短色若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自鼓衰句至此是三早既覆之後追言交戰之時狼力相持到力竭處無可奈何惟舉目見戰場中景色淒絕如此所以覆沒相繼如上文所云也作者補此一段方見得歷代戰土不是坐以受殺則有事邊方總非計之得也坊本把鳥無聲兮六句作後人所見不但與起手重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後且上下文俱說不去矣

地千里遁逃匈奴李牧趙良將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也音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任人與上李牧周逐獫狁北至太原音獫狁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勲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閒飲也策勲計功也穆穆幽深和敬之貌棣棣威儀閒之貌飲也策勲計功也穆穆幽深和敬之貌棣棣威儀閒得承上文教來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殷赤黑色朱血色而色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此言秦之失蒼蒼蒸民蒼蒼天也蒸衆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戰死者皆無罪之民其存其沒家莫聞知字

包父母兄。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明明心目。明明憂寢寐見弟妻子。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以不知其死所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老子云。大軍年鬼無所歸。則為厲。不但死者可傷。而生者亦可慮也。自蒼蒼蒸民至此。總言驅無罪之民於戰場。而流觴慘之極。流觴。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漢近代為之奈何。無已。守在四鄰。坊本以此句重在守上。見戰者之非不知天子遠方。四鄰代為之守。非屯邊以防其侵之說也。知此則當宣文教而不必事武臣矣。包括許多內治之法在內。人多解不。

篇中以常覆三軍四字作骨。其大旨歸重多事四鄰一

語惟多事四鄰。所以常覆三軍也。坊本謂結語有守在四鄰句。重守不重戰。守即仁義之用。為王道。為文教。其說未嘗不是。但古之帝王。必先安內。而後服外。有仁義方可以守。不是空空去守。就算得仁義。此毫釐千里之別也。故仁義之道。謂之王道。為之者非一日可效。所以為迂濶。及其既效。堪以及遠。謂之文教。故曰宜宜者。布之於外也。此不待戰而可以屈人。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鄰者。是也。况守在四鄰之守。音狩。乃現成字面。原與戰守之守。着力字義不同。若泥定重守不重戰。則李牧

之破林胡。應與漢傾財力。竝譏秦守長城。漢守陰山。與周城朔方。並美矣。何待分別得失哉。文中初寫戰場景色。因弔歷代。又從陣而戰。從戰而覆。從既覆而追。想未覆之時。層層募寫。備極悲慘。再以周趙秦漢錯綜互較。一番轉入。駭無罪之民而就死地。流毒無窮。結出正意。以為黷武之戒。可謂持論不刊。但古戰場為朔北沙漠之地。人跡鮮到。當年交戰。亦無有目擊其事者。故文中初據亭長之說。再則曰。吾聞。又曰。吾想。末段又曰。吾聞。知得之傳聞。意象間有讀之不知。是歌是哭。是笑是罵。

起句三字用韻。倣陸倕長城賦長城列也。後連用也字。開壯鏡也。秦脂水也。用邊孝先博塞賦。分陸陽也。象日日也。袁詵華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燕趙韓魏齊楚滅完。秦乃一統。蜀山木盡。阿房始成。

西句叙造宮之始。只十二字。便將始皇混一已後。縱心溢志。寫盡真穴。可哀。

極言隔離天日。極言其高。僅與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驪山在北。咸陽在西。自驪山北結屋。二川溶溶。流入宮中。

陽。驪山在北。咸陽在西。自驪山北結屋。二川溶溶。流入宮中。

牆。二川渭川樊川也。溶溶安流。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正宮

之外。此六句總叙宮之高而大。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廊腰

觀相隔。僅五步。十步。極言其多。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廊腰

如綰縵之迴環。簷牙各抱地勢。各就其地勢之高。鈎心

角。鈎心指廊腰。各就其地勢之高。鈎心指簷牙。上分言之。此合盤焉。困困

焉蜂房水渦。蓋不知其幾千萬落也。遠望天井如蜂之房。
水溜天井中為渦。即瓦溝也。蓋高起貌。落簷滴也。言長橋
臥波未雲何龍。自阿房波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有長橋
知非。復道橫空不霽何虹。自殿下直抵南山之巔。架木為
龍。為虹。然虹必待霽。高低冥迷不知西東。言長橋復道無從
今不霽。知非虹。此六句叙宮中橋梁道路之麗。上段既言樓閣之密。
若無此段。則不知宮中有空闊之處。作者真若心也。歌臺
暖響春光融融。歌響之氣。舞殿冷袖風雨淒淒。舞袖被拂
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此七句敘宮中歌舞之
衆。妃嬪媵嬙。六國宮妃。王子皇孫。六國公族。辭樓下殿。
辭六王之樓。下殿。六王之殿。

高彥休史云。敬之賦五十
字。唱在合賦內。之句如。教語
杜司往佑。去大尉德裕。常所
誦念。牧之乃佑。孫則此賦。實
操微楊作也。并休若昭宗時
人也。五平。

九昭十四年輸掠其聚
是乃所本

輦來於秦。行曰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
宮人。六句承上歌。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曉
舞來。生下文之意。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曉
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
宮車過也。轆轤聲。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若俗手作此。必
星熒熒。梳時鬟似絲。雲擾擾。等語矣。總是此。一肌一容。盡
意。而文法轉換。間大覺奇妙。可悟作文之法。一肌一容。盡
態極妍。纓立遠視而望幸焉。車駕所至。日幸。有不得見者。
三十六年。始皇在位三十六年。若說終身不得見。燕趙之
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
如山。六國之君。尊其國人。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六國一
如。之所有。以為蓄積。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六國一

自保其所有。鼎。錯。玉。石。金。塊。珠。璣。寶鼎如錯。美玉如石。金盡輸於秦。棄擲言其多。不能盡皮閣於几席。秦人視之多。棄擲連接也。言棄擲不止一處也。秦人視之亦不甚惜。秦民知非其有。亦不為始。皇惜也。此段十二句。敘宮中珍寶充積。舊本有註作美人誤也。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情大抵奈何。取之盡。鎔。銖。用之如泥沙。秦何故獨使負棟之相同。奈何。取之盡。鎔。銖。用之如泥沙。損人益己。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獨夫指秦皇。戍卒叫。

陳涉。函。谷。舉。漢高祖入關。楚人一炬。秦宮室。可憐。隄土。此段二言宮之高大。皆取諸民而致。族滅。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為之所。所以。斂怨。而致。族滅。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根上取。掠其人。一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根上取之。盡鎔。日。不能。有。等。句。來。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根上取之。盡鎔。六句。歎六國。與秦之亡。皆由於秦其民。自取其禍。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止二世而亡。此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五句反說。覆解上文。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結寓垂戒。後世。

妙意

此等題目。止要形容得壯麗無比。虧他起手單刀直入。

真西山大學衍義
論之曰詞全賦不
無浮夸然其窮奢
極侈之快播之賦詠
深宮間燕使人歌之
以代吹竹彈絲之樂亦
足以戒也唐文粹卷
川集載其上知已文
啓曰金屋藏大起宮
殿可謂牧之之意若
賦其爲戒者侈而
作故假其詞以播之樂
歌尤其所宜矣西仲
唯以字句之間評宗
原作者之本意可惜
耳年

湖亭詩筆論牧之明瞭可解誦唯論賦引朱子語錄以詩人之賦目之未以爲定論可惜

便把阿房點出不用閒話遂趁筆寫得如許高大若徒
然高大何足爲奇乃其中之結構處則有樓閣其多已
如彼空濶處則有長橋複道其雄又如此抑何如壯麗
也然宮中無可爲樂亦覺減價乃稽其歌舞之人皆合
六國之殊色接應不暇卽有可爲樂矣使奇珍不列于
前亦非全美乃稽其充物之寶皆兼六國之厚積視猶
糞壤則阿房之曠古無比也豈不信哉但其辨作非出
鬼輪神運皆竭民之財力而爲之民心旣失豈能獨樂
則天下之族秦竟爲秦滅六國之續可謂千古永鑒矣

陋室銘 八十四言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

德馨有德可以忘其室之陋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

在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陋室可以調素琴閱金經

佛經也無絲竹之亂耳素琴調無案牘之勞形根上閱

南陽諸葛孔明字廬西蜀子雲雄亭以爲古今最著名之室

重亭以子雲重原不較其室之孔子云何陋之有緊接上

通篇總是惟吾德馨四字衍出言有德之人室藉以重

雖陋亦不陋也起四句以山水喻人次言室中之景室

中之客室中之事種種不俗無他繁苦即較之南陽草
廬西蜀位亭匪有讓焉蓋以有德者處此自有不同者
在也未引夫子何陋之言隱藏君子居之四字在內若
全引便著迹讀者皆不可不知西仲

連昌宮辭

蓋元和十二年間之作

元稹

連昌宮中滿宮竹

東京行宮也唐詩解云河南府壽安縣西
二十九里有連昌宮顯慶三年置出唐書

地理志壽安今宜陽也
竹字伏下斫竹來歷

歲久無人森似束

無人刺機又有牆

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簌簌

陪句故用一又字宮之盛衰

妙在先記宮外偶見之物作引

再轉入傍人所言便有蓄筆處

因曾入

選進備役使

上皇正在望仙樓

宮中樓名

太真同憑欄干

立大真楊貴妃號

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

如痴何暇備言宮裏事

宮中皆不經見之物則行樂之事固

也初過寒食一百六

寒食後

店舍無烟宮樹綠

寒食初過夜

半月高絃索鳴

琴等之屬

賀老琵琶定場屋

絃音雖多無如賀申智以石槽賜絃鐵撥

作冠場絕技其為琵琶之善人所未見也

力士傳呼覓念奴

念奴歌妓名此時中官高力士奉命尋出

唱念奴潛伴諸郎宿

諸郎來樂工也

須臾覓得又連催特勅街中許

然燭

為照念奴行路

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旋粧束

以睡方起當再梳粧

應飛上九天歌一聲

上皇常謂念奴歌聲出朝堂之上雖響不能遏茲又奉召疾至故曰飛上九天

二十五郎吹管逐

逐而助其聲其為歌之善人所未見也

巡大遍涼州徹

涼州徹曲名大色色龜茲

龜茲綠續

龜茲曲域國名綠續

番樂也念奴歌方終又奏番樂色色者人不一種轟者曲不一闕其為音樂之奇人所未見也

李暮壓笛傍

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

李暮樂工名善笛能聽新曲翻之如舊習其為吹笛之巧人所未見也

平明大駕發行宮

回長安

萬人鼓舞途路中

從者以時大平皆喜行樂

百官

隊仗避岐薛

岐王薛王上皇兄弟

楊氏諸姨車闕風

韓國號國秦國三夫人皆貴妃姊帝

呼為姨特寵疾行不避岐薛其為從幸之樂人所未見也

明年十月東都破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甲子安祿山反

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

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

祿山所過迫令百姓供應頓歌不敢避匿但見御路即思

上皇徒

兩京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

兩京東京西京也肅宗至德二

年復東京上皇至咸陽嗣後史思明入東宮回統又入

莊園

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闕樹宛然

家舍俱燬行宮之內

爾後相

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

肅宗後三代德順三宗便傳憲宗言六皇帝恐有誤或曰明皇

算起恐爾後
二字說不去
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前花夢廢疑下文所

欄樹之用去年勅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此番荆榛極比塞

池塘狐兔嬌痴綠樹木舞榭欹傾基尚存文牕窈窕紗猶綠

塵埋粉壁舊花鈿鳥啄風箏碎珠玉總言宮之荒涼與上

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蛇出燕窠盤團拱菌生香

案正當衙舉御榻之荒涼與上寢殿相連端正樓宮中太真梳

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鉤舉梳洗樓之

同憑欄千對看指似傍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

門夜夜狐狸上門屋已上俱極言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

致亂者誰將盛衰總問一句轉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

為君說野老不知朝政但就見聞所及而言上文姚崇宋璟

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好廟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

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已上言致太

元欲求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妃子號

國門前鬧如市妃子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

思李林甫模糊得有致以歷年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

來作瘡痛音藩鎮跋扈起於祿山亂後號令不行今皇神聖永

相明皇謂憲宗丞相指杜黃詔書纔下吳蜀平吳李錡官軍

古文析義
卷之十三
五三
連昌三
鄒鄒齋

又取淮西賊淮西吳元濟此賊亦除天下平奉朝命年年耕種宮
前道先以皇帝不到離今年不遣子孫耕必有到宮之日
老翁此意深望幸此意即不努力廟謨休用兵廟謨既不顛
可以長享休用兵即包干戈以虎皮之意非禁止詞也
上句不過是望幸此句又以善後之策作結意味無窮
林西仲曰前半可作天寶以後小史後半可作小史論贊
通篇平叙過即歸重廟謨而以致太平致亂分點其致太
平在於由相公致亂在於由妃子二意最為切當自首至
尾俱借宮邊老人口說所謂聽之者可鑒言之者無罪也
結末數語憂國憂民之情見乎詞擷華僊采其剩伎耳

琵琶行

白居易

潯陽江頭夜送客

點出江夜

楓葉荻花秋瑟瑟

瑟瑟損落貌

主人

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

管絃二字伏下琵琶

醉不成歡慘將別

但言欲飲便醉以悶酒最易醉人也

不成歡根無管絃來別

時茫茫江浸月

此妙景可以不必慘矣

忽聞水上琵琶聲

點出

琵琶無意中且聆此

主人忘歸客不發

自然不忍即別

妙聲併可以得成歡矣

江船甚多不知聲所在故當尋

可樂作遇

琵琶來歷

尋聲暗問彈者誰

伏下東船西舫句既尋而得潛

詢之不使人知以

琵琶聲停欲語遲

因有問而暫停

示憐惜不唐突也

既得其人就而請晤亦

添酒携燈重開宴

此時主客一肚

予竊疑公唐世法網難逃故以此為實然亦下等語禁密且謂宮中不肖輩人相見如海至極彈絃之樂中夕言字不虞商人習之謾七情平此五言直於撥寫

問酒皆不即。千呼萬喚始出來。不即猶抱琵琶半遮面。不即相見
 醒却矣。身商人無過他船陪宴之理奈自負其藝久廢不試忽得殷勤問請料必知音技痒莫遏此時千思萬想左難右難故問而不即應邀而不即出既出矣又自憐色衰不堪呈面因轉半遮而前非嬌羞作態也下文自叙神情已躍躍於此矣轉
 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軸繫絃之輪轉而撥之以調絃絃掩抑
 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分絃而調以審其精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
 心中無限事。合絃而調以期於熟此時皆未成曲調輕攏
 慢撚撥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記月官之樂謂之霓裳羽衣曲琵琶錄云樂丁集曲錄出要者以為名大絃嘈嘈如急雨
 小絃切切如私語。分寫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合寫絃音。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音清而相續。水泉冷澌

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音續而忽斷。此時無聲勝有聲。幽暗上文從有聲看出

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幽暗上文從有聲看出

有情此又從無聲看。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音

出愁恨亦其變換處。而忽續分外雄壯。曲終抽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琵琶共四

此抑揚輕重之妙。絃劃然而止。東船西舫悄無言。惟有江心秋月白。共賞其音所以寂然

此收束之妙。無譁至此主客極歡不待言矣。已上叙曲之起止。絃之大小聲之斷續。手之輕重無不曲盡。沉吟收撥。插

絃中。彈絃之物謂之撥。收整頓衣裳起斂容。離坐整衣起立易容將辭去矣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在

教坊第一部開元二年置左右教坊曲罷常教善才服曹善才工

琵琶琵琶之精妝成每被秋娘妬秋娘李錡妾有不勞五陵年少爭

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謂之五陵皆豪富所居故後言豪富者亦曰五

陵也纏頭賜歌舞之繒帛也。人但實其藝與容而不惜物之糜費。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

裙翻酒污人因賞其藝與容而不惜物之糜費今年歡笑復明年

秋月春風等閒度開熱易過第走從軍阿姨死少者易壯壯者易亡

暮去朝來顏色故此言歡笑猶以年計再言風月猶以時計

一步門前冷落鞍馬稀容既衰雖有老大嫁作商人婦又撞

也着這般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

船遶船明月江水寒冷落尤甚夜深忽憶少年事夢啼粧淚

紅闌干撫今追昔不堪回首形諸夢寐我聞琵琶已歎息此

婦又聞此語重唧唧併傷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

識同病宜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卧病潯陽城自叙潯陽地

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無可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若

竹遶宅生其間且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有聲反豈無

山歌與村笛嘔啞啁啾難為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

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絕藝難得不感

我此言良久立自起敘容至此皆未坐故日久却坐促絃絃

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將平日夢中教淚盡底灑入滿坐聞聲中亦不辨其成何曲調也之皆掩泣。泣商婦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泣商婦且泣自己不比他客。從極歡仍歸到極悲作結筆墨淋漓無匹。

林西仲曰商婦固奇恰遇樂天有感遷謫所以成此妙篇能令千古負才末路踴躍者讀之一齊淚下也篇末翻作琵琶行翻字即翻譯之翻譜其聲以為文自首至尾句句當作琵琶聲讀之其中有勻適處有參差處有遲而輕有速而連有微而斷有壯而止有矜張有淒咽有欣幸有急促皆當會其意以為聲末以曼聲結之方得此文三昧

功臣恕死議

呂澹

有國之柄莫大於刑賞

二語一篇

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

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

刑之大柄不可廢

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

信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敦天下者也

賞之大柄全在然則

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

二柄俱失通篇俱發此意

何以言之已上以刑

臣恕死之非以起下文

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能盡賢或有起

屠販壟畝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

天功率勞怙寵

率勞自以其勞能率先乎人也

崛強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

義

功臣非賢者往往為此

是宜崇威峻法大爲之防

使不至陷

而丹書

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

爲無傷乎

功臣有所悟而犯罪皆恕死之典啓之耳

且人君

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一旦失馭神怒人

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

誅之失應

若恣行兇險隳突憲綱

或奸形將發豐通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

不誅之亦矣

前者纔得其塵涓之勞螢燭之助

總上用方

而

應上廢刑

信棄刑廢將焉用之

總上棄信廢刑二段已上

使賢而有

功驚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爲

不待恕而自不至使

於死應上賢字

使

愚而有功小人不幸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啓奸適所謂賞

之禍也雖恕之死其能免乎

雖恕之正所以驅之死應上大

亦非功

臣之利

竊以爲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

尊之拘之以

紀律

防之名之以好惡

戒之

爵祿

欲之使得遷善遠

罪保助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

已上

發出

保全功

臣正論

奈何撓權亂法以寵罪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

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率物之制也

未仍以恕死

林西仲曰

凡罪至於死則所犯不輕法行自近非可寬縱

卽周禮秋官有議功之辟乃於既犯之後議其平日有功

臣正論

臣正論

奈何撓權亂法以寵罪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

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率物之制也

林西仲曰

凡罪至於死則所犯不輕法行自近非可寬縱

卽周禮秋官有議功之辟乃於既犯之後議其平日有功

臣正論

臣正論

臣正論

奈何撓權亂法以寵罪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

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率物之制也

林西仲曰

凡罪至於死則所犯不輕法行自近非可寬縱

卽周禮秋官有議功之辟乃於既犯之後議其平日有功

臣正論

臣正論

臣正論

奈何撓權亂法以寵罪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

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率物之制也

林西仲曰

凡罪至於死則所犯不輕法行自近非可寬縱

卽周禮秋官有議功之辟乃於既犯之後議其平日有功

臣正論

臣正論

臣正論

奈何撓權亂法以寵罪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

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率物之制也

林西仲曰

凡罪至於死則所犯不輕法行自近非可寬縱

卽周禮秋官有議功之辟乃於既犯之後議其平日有功

臣正論

臣正論

臣正論

奈何撓權亂法以寵罪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

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率物之制也

林西仲曰

凡罪至於死則所犯不輕法行自近非可寬縱

卽周禮秋官有議功之辟乃於既犯之後議其平日有功

臣正論

臣正論

稍爲末減耳。亦非於未犯之先，使預知其有犯，必可免於死也。後世以恕死酬功，是縱之使犯，非先王立法之意矣。篇中以刑信二字作骨，爲國家大柄，計復以功臣之賢不賢兩意推駁，亦所以爲功臣自全之地。詞意周匝，刻入卓然妙篇。

諫憲宗服金丹

裴潏

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

福。

真金丹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

真善服自金丹者

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

有神僊，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

神僊何求於人凡候俟權貴之門，

以大言自銜，奇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

餌其藥耶？

明明是僞，何故輕信

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嘗餌之物。況金石

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肺腑所能勝也。

藥且不宜常服，方士金丹

尤與人肺腑不相宜，餌之必受其害

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

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見矣有此一着方士伎倆自窮不待破也

林西仲曰：磷疏甚明曉，乃竟貶江陵令，踰年而憲宗崩，穆宗嗣立，又蹈覆轍，可謂愚矣。按：泰同契云：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金鉛也，謂先天一炁隱於腎官，人到虛靜之極，則玄關現而元炁產，謂之藥性。初元神也，元炁上與元神相戀，凝合渾如太極，猶汞易走失，得鉛而止，性寄於心，居南方以色言，故曰丹。皆譬語也。長生亦是元神不滅，與形骸無異。朗然子曰：本來真性號金丹，四大為爐煉作團，四大即彼家煉，即爐火人誤以採戰燒煉喪身，皆弗思耳。

履薄冰賦

皇甫湜

冰之積也不厚，人之履也難任。平聲此焉投足，可為寒心。四

已盡彼墊溺之攸慮，在恐懼而誠深。所以寒慎同數馬之人，

然非萬石。漢萬石君少子石慶為太僕，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方對，誠若倚衡之子，不

以千金。袁宏曰：百金之子不倚衡，衡樓殿邊欄楯也。倚之恐

垂堂語，偶未檢耳。千金應作百金，以上句有千金之子，坐不

四句寫恐懼之形。水始凝，冰未壯，乏六尺之為厚。是錯曰

寒冰厚，非七月之所尚。七月，斷風篇名。螽斯之股，今猶且不

同。斯螽，動股之後，其名隨時不齊。人之純兮，曾無以况。地理志云：齊人織作冰紈，此以純之薄為喻也。况，比也。八句賦薄冰。雖鞠躬而欲涉，何跬步之能

抗有同居累卵之危荀息言能累十二無殊坐積薪之上賈
云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坐其上股慄分在茲魂驚於所之怵惕求前豈人心
之難測莊子曰人心越越有畏類狐性之多疑漢文紀法狐
水河且每縮縮而若墜常兢兢而自持與巢幕兮焉比左傳
謂孫林父曰夫子在將臨泉兮是擬疑即臨丈夫不處斯畏
此猶燕之巢於幕易曰履校滅趾此四句言
其沒身夫子所懲不惟於滅趾也餘子忘其故步莊子曰青陵餘子耶尚書越其素履鄭崇
也鄭崇上曰吾識行自失於佻佻焉無施於几几詩經几几俱出
鄭尚書履聲履視之豈無履之若虛非北陸積堅之始左傳曰日在是東

風解凍之餘月令孟春水蟲隔而纖鱗必露秋蟬比而輕翼
不如履之時視其冰之為已上賦當履道未成其難汔濟易曰履
又曰小狐汔濟汔幾也幾濟未能也縱善行無跡不可躊躇老子曰善兢慎圖
其不敗震懼謂其將壞步搖搖爾式彰君子之行有身飄然誰謂邑人不戒又不能藉人代為警備已如何克已
飄然誰謂邑人不戒上賦難履處又不得不履若此履冰與習坎而相類失其信符執玉而可懲恐墜故
登足是虞側身以進言忘足履之適自近康隅莊子曰忘藏心腑之中無貽悔吝以此意存心得過慣易危之吉也憂
以換危所靡濡首失容之覺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言行之
得多矣縱豐樂過禮則失其宜也

止於三思戒實先於六慎楊香巖曰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用此當作慎言當辨之於微也。已上蓋言順也。註古字順慎通以如履薄冰為君子修身之道結之。

林西仲曰如履薄冰是聖賢戒慎恐懼工夫到得手時方識得孔顏樂處昔人云君子見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惟其見青天而懼所以聞雷霆而不驚先儒所謂若要熟須從這裏過非謂薄冰堪危便可以履也賦中層層寫出讀之如身歷其境毛髮皆豎末以正意作結得聖賢入道之旨至其思之精深詞之雅練則千人俱見矣

諭江陵耆老辨申胥廟書

劉蛻

大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

其墳墓是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為之廟世享其讐謂

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為不然王生亦認此廟為祀伍楚

人之性慄悍世能復其仇讐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

不忘干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所以破其國家而祀之乎

以楚人之性斷其必不祀伍胥且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

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伍胥怨楚必不肯祐其人如厚其醢

而虐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既不蒙祐亦無肯祠之者若

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強。有其餼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爲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讐乎。伍胥若祐楚是自忘其仇必不受祀吾以爲其廟中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寢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之包胥耳。語一斷不然。則子胥何爲享人之食。而江陵何爲事讐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媿耳。皆以忘仇爲媿林西仲曰。楚不當祀子胥。人亦知之。此獨將子胥不當受祀。意層層翻駁。更覺傳訛可笑。眼光筆力。俱踞絕頂。

與賈秀才書

孫樵

主藪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於上。亦宜矣。虛提起下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銅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領驪龍。挾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讐也。文章亦然。文章亦天地秘惜故所取者。廉所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涪谿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天地其無意乎

已上引不窮則禍之証

今足下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扶

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

其輪。應上句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

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轉入必嗚呼。始進患心不苦。及

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

自得也。淺且疑其道不固。悲其不見知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林西仲曰。贊主數文之佳。以其遇之窮。叙起見得佳。所

以取窮寫不平之意。正以極贊之也。末轉入必傳於後。且

悲而勉之。暗寫自己本色。令千古文人讀之。潸潸下淚。

奉宣撰賜太和公主敕書

李德裕

敕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

太和公主穆宗妹長慶元年嫁回鶻至武宗會昌二年計二十二年

跋履險難備罹屯苦

國破為黠戛斯所得欲奉歸唐又為回鶻所奪朕每念於此良

用惘然

已上自叙憐念公主之意恭惟太皇太后穆宗春秋已高慈愛深

厚

子女比者望姑朝謁再叙悲歡倏已歲暮寂無音耗已上

皇太后憐念公子之意

想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旄

必當流涕

時回鶻國破不能歸與公主同漂泊塞外城邑荒涼必嘗親見已上叙公主必有不忍唐之意

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絕國蕭條固難久處前牆屬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歲寒塞外難處若景朕撫臨萬寓子育羣生

一物未安終食三歎况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鑒文宗開成五年國使至今三年漂泊天德塞姑承宗廟之餘慶爲三室之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邊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已上叙穆宗以公主嫁回鶻之始意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孽回鶻托以私讐悉爲侵掠回鶻近塞或侵掠雲朔等州或抄擊羌渾諸部所以謂之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姑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慈母足使指揮已上言回鶻侵

原之時公主如念本朝力能禁止若回鶻敢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

後不得以姑爲詞唐親誼已絕將來加兵時亦不得謂唐不

好也若恃我爲親稟姑教令則須便自戢斂以繼舊歡唐如

好可恃聽公主之言即時便勿侵掠可以和睦如故想姑以

朕此書諭彼將相令其知分更不徇非仍望公主以此書

外祈寒且無絲纈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豈可因回鶻

請張遂忘親愛應篇首歲暮樂冬等句言回鶻雖不循理而公主之親愛自在今寄冬衣若

干貝在別錄所以將其親愛者

林西仲曰此武宗會昌二年所賜之敕時回鶻久已失國

與太和公主屯其衆于天德振武北境名求內附實則侵擾不已屢論不肯奉詔故遣使賜公主冬衣以此救賜之首自叙相念及太皇太后相念之意併叙公主漂泊之苦刻刻關情皆出至性之語中叙先朝結親回鶻原爲安邊起見今反遭侵掠在公主斷無不禁止之理禁止不聽勢不得不加兵若念親誼自當戢斂措詞甚婉且得大體厥後石雄等引兵夜出擊破回鶻迎公主歸唐則知公主當日雖得此救亦不能論之矣然行文實非凡手可辦

毀佛寺復僧尼爲民詔

唐武宗

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象教浸興

佛書自漢明帝時入中國

象教指塑像造寺也○叙佛來歷

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

壞法害人無踰此道

象教勞費壞三代以前之法而妨於人之財力

且一夫不作有

受其飢寒者今天下僧尼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

不農不蠶坐享衣食

民之財力益耗

寺宇招提率雲構藻飾僭擬宮居

招提菩薩古佛號故以名庵官居帝

宮晉宋齊梁凋瘵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

財力既耗民窮困而俗敗壞勢所必

至○已上叙佛流弊自漢數至五代歷歷有次序

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

華夏

人本朝

執此二柄用以經邦豈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

哉。國家自有治法。貞觀開元亦嘗釐革。沙汰僧尼。刻除不盡流衍。
轉滋。如武后造大像。肅宗迎佛骨之類。朕博覽前言。三代以旁求輿議弊之。
可革。斷在不疑。已之所見既真。而中外蓋臣協予至意。條律至當。宜
在必行。言又合。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法典。濟人利物。予
何讓焉。養財力於不耗。所以為利濟。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
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蘭若空寂處也。
皆小庵之名。土木金寶之飾。與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
不農蠶而衣食者。盡歸民閒矣。皆民間捨施人寺者。收於戲前古未行。以將有待。不說壞及。
回耕種。又可生財足民。今盡去。豈謂無財。時不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武二極不

為佛教所分。已上言所始。以毀佛寺復僧尼之意。倘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小民不

下制明庭宜體至意。已上言所以領詔之意。

林西仲曰。此佛寺既毀。僧尼既復。之後所頒之詔也。全在

佛寺耗人財力。僧尼坐享農蠶上著眼。不提出異端惑世。

誣民話頭。蓋武宗所好者。在神仙之說。史臣謂其徒見蕭

衍姚興之謬。不悟秦皇漢武之非。故不敢昌言聖人之道。

以為革弊大題目。耳。若論前此北魏盡誅沙門。毀諸佛像。

塔廟。至無孑遺。屬一味蠻做慘毒無理。惟後此周世宗

即位。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毀佛像鑄錢。曰。

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
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佛像豈其所惜大哉王言卽羣疑
無所致喙較之武宗此詔更勝一籌也余嘗謂世人苟明
佛理彈指立見彌陀必不惑於脩造供養之說脩造供養
者亦不過欲人得見佛像生渴仰心了自己心中之佛耳
若身爲巨慝葢捨施以銷罪是欲借佛爲檢惡之便門而
僧尼又倚鬼窟恣其游食藏奸蓄穢皆見絕於佛者反不
如不脩造供養之爲愈也使傅太史韓吏部等及見此詔
不知當如何擊節稱快

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
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佛像豈其所惜大哉王言即羣衆
無所致喙較之武宗此詔更勝一籌也余嘗謂世人苟明
佛理彈指立見彌陀必不惑於脩造供養之說脩造供養
者亦不過欲人得見佛像生渴仰心了自己心中之佛耳
若身爲巨棼意捨施以銷罪是欲借佛爲檢席之便門而
僧尼又倚鬼神恣其海食藏如香穢皆見絕於佛者反不
如不脩造但養之爲愈也使傅太史韓吏部等及見此詔
不知當如何擊節稱快

